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倣菴文憲公摘稿卷之十六

傳類

浙江右叅政知台州事周公傳

公諱旭鑑字同　廣信貴溪人也姓本丘宋魏國文定公諱崈之裔其先以宦寓于越之丘墩與貴溪周氏為世姻公父惟政出為周氏後因承其姓公生而警敏童年即有志遠到經史皆通涉大義甫冠以家貧從父命廢書然志猶未隱邑令聞其才將辟為掾公恥其事刀筆力辭不就索之急匿山谷中度勢不容已乃白其情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游於是

識日以進永樂丁亥　文皇帝詔儒臣脩大典公
用薦者召赴京師入局預執其事書成授迪功郎順
德府經歷三年得代改江寧縣簿未滿考文以舊代
者至還吏部會通政司幕職員缺當道薦公權知經
歷司事值車駕北征公從幸贊餉以身率下不避勞
瘁飛輓之役如程而辦既還真拜知事上以京儲出
納弊夥午欲得廉明剛正蒞之吏部尚書蹇公義以
公應詔公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窟穴倉廩侵漁公
私者悉抵罪竣事還任適南京通政司長貳缺上以
公進退循雅奏對詳明將命公往署其事宣德元年

以內外艱去歲辛亥服闋入京學士曾公棨侍郎
公嘉交薦公材任郡守吏部侍郎鄭誠恐公不已附
汎之浙有邑曰黃岩依山濵海民性兇獷喜告訐俗
小忿輒以兵鬬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
利吏猾與齟齬即羣起媒孽以法褫職去者接踵述
臣僚謂非公莫能治適令缺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
錯自見無幾微憂懼色迎者尚待界上公已潛入邑
中盡得諸豪主名秉其不測以一日獨坐廳中召諸
曹與定約束豪來謁者猶用其故術覘公公叱左右
縛詣獄當以死惡黨股栗公猶嚴備之夜寢輒無徙

縣數負繩紙設張縣知公不可動相戒勿犯自是旋
行政教且爬梳其逸竄山海窺出設方略勦除殆盡
故廟學燬于颶師生處草屋數椽亟撤而新之奏減
軍需及風傷田禾虔逋稅不能償者達於監司請代
以鈔編戶貲產高下之數悉籍記之遇役則據以差
其輕重里正之役必擇閭右以充於是賦平繇均逃
移徙業者十七八以潮飲苦鹹而多病也乃鑿山引
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崇割產千畝為所北
利涉橋脩葺費歲久為有力者所侵橋廢不葺往來
以艤濟過漲多覆公概復於潮淤疏浚渠以土壅塞

□波餞其西鄉山多猛虎獵戶往捕者不獲湯
一祠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
所在如其言以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甚虔
越三日大雨稿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
枝又有靈芝及一乳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繪四異
圖以紀其感既數年黃岩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畫
公像以奉於家鄰境民辯事不能直者亦徃徃赴公
懇藩臬以聞時三楊先生方掌機務急於用賢請
于上陞公台州府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岩縣事賜
璽書有廉潔公勤撫綏良善興剔豪強百里之間然

褒其業遂褒公奉勅益感奮於郡事多所釐決正統
甲子台守以事罷閩郡軍民上章願留 上特從民
請進階中順大夫公既蒞任其政一如在黃岩時而
宗禮教飾信令正己勵下興學舉賢尤注意爲無[illegible]
五六民格心歸化爭訟減息盗去入他境歲己巳屬
州山寇乘宗晉倡亂 朝廷命將勦之有勅公督義
兵往贊其謀公既行台民皇皇失所恃屢疏請還公
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訓練復據括蒼
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所時鄰郡皆騷動獨台
是賴郡民歌之是歲[illegible]禾生郡廨下並兩穗有三台

洊遷郎中景泰庚午監察御史程昊上公治狀特陞
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階亞中大夫仍掌府事時公年
幾七十矣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寵命不敢遽言其
私邑悒既而務用益艱稱一旦謁文廟還方蒞事溘然
而逝公為人短軀豐顏秀目疎髯氣岸高邁性度倜
儻所立不苟居古人下嘗以思誠榜于座右存心制
行矣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禩諸暨教
諭諾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即與賢士大夫遊尚
書王直都御史顧佐學士解縉曾棨燕子周述修撰
孝精學徵討陳璲諸先生交最深然相尚以義亦劇

郯轄寺聽容前台守李性嘗與公互訐事白憲被黜

俟還家屬而留郡公置舊怨屢加存問將歸爲治行

李公並賢公永樂間嘗坐累親挈桎梏歲餘正統間又

被誣下獄數四處之恬然不以變故易初節歷試中

外勤於職守每五鼓視事至日中始退食率以爲常

入仕幾四十年未嘗以家累隨食飲被服與寒畯伍

其卒也橐無餘貲父老周甲錢乙輩爲治殮具郡人

無貴賤老弱莫不悼惜其賢者哭奠盡哀柩行縞素

送者數千人其耆老執紼送葬所今三十餘年矣郡

人士頌公之賢者無異辭與民視[illegible][illegible]道捐貲[illegible]

家人盥手焚香向闕庭拜已而詣先祠拜讀宮諭曰
吾母子幸受茲寵惟爾祖爾考之施爾其圖報
國恩以毋忝先德宗戚誦之謂其知禮而善教云後
以爲中允所受銀幣之賜歸壽太孺人太孺人又語
宮諭曰吾老矣何幸復見今日之盛向闕庭拜詣先
祠拜皆如前益恭閒携宮諭上編脩公塚往返五六
里甚健而駛且飲啖生冷櫛沐風露中一無所拘宮
諭乃扶侍上京詔師　今上嗣極以從龍恩進秩又以
經筵初講賜銀幣諸邸舊學賜腰金史局肇開日賜
廚料太孺人目擊其榮心甚樂之既二年而病病時

僃
先皇帝命儒臣所脩通鑑纂要垂成宮諭每
朝罷亟馳歸奉湯劑不暇顧史事太孺人彌留於邸
館曰我庶幾勿棄毋廢爾職務也及且革處分後事
語數百不亂最後語宮諭曰寄聲爾兄善居官吾不
得再見之矣遂卒蓋正德丁卯六月十九日也享年
七十太孺人奉先甚敬晨起必詣祠致恭歲時薦享
必親治其事時物雖瓜果必薦而後敢嘗忌日必備
物以祭勤於紡績至老不休予視臧獲不輕加箠辱
即薪水之用亦必輟取者之勞其仁慈蓋天性也子
男三人長汝寧名毘郭孺人出特身廉慎在郡縣有

術良譽次宮諭德行醇篤同輩中自相推讓以為不可及所至皆未可量次嗣既娶而卒女二人壻俞洪勝曾孫男若干人履短履長履信其若干人太史氏曰語有之非是母不生是子陶桓公之功業湛氏之教也歐陽文忠公之文章鄭氏之教也予與蔣宮諭敬之為同年進士又同處翰林見其如輝山之玉媚川之珠心竊敬而愛之要之非山川名勝豈能孕希世之寶斯足以驗太孺人之德之懿矣然不逮其子之太顯而遽歿考之二公之母亦然將所謂慈顏如春風不待桃李實者耶悲夫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清簡冰蘗

孫公傳

公諱需字孚吉姓孫氏別號冰蘗江西德興人祖諱原貞永樂乙未進士由禮部郎中歷浙江布政使以屢平巨寇最功陞兵部侍郎參贊軍務進尚書秩鎮閩浙文章勛業取重當世為一時名臣後歸老歲寒溪因以歲寒自號父葵軒諱敏為人豪邁領景泰癸酉鄉薦司訓楊州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少敏有大志歲寒公甚鍾愛之嘗語人曰繼吾後者此子矣稍長補邑庠生游心經史從邑令四川鄧

一十當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其衆蜀人感之
徵孫公吾皆爲道殣乡時已歷兩考當奏課巡
按御史丘公彌縫留治事蓋在蜀已餘七年吏部
陞者五邑人有不悅公者譖于時宰乃久不遷而
公未嘗意動尋以察軒憂歸故事凡藩臬舟行以瞿
塘灩澦之險命羽衞縴筏翼之至荊州市其竹木可數
百金公不欲歛民冐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終其
改湖廣未上擢浙江按察使過大獄必加審覈未嘗
輕決小吏苟無大過必保全而扶植之壹使爲賢監
司公必嘗叉知治庚申陞浙江左布政使初歲寒之

在浙也蔡新以予告侍養公責生於是辭焉五十年復繩祖武人以為膏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謗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宿弊釐革殆盡使無可售其姦民謹有前劉後孫清德著聞之語蓋以公可繼大司馬東山之躅也入覲例魚水手取銀為道里費朝士之贄亦取辦焉公峻拒贄率從簡論者賢之第治行又首及公還浙未浹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齧汴城民流移載道公議役以築堤而予之傭錢令出趍者萬計隄成而飢腹飽公私便之群盜横行命將領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

貽散州縣以充賑給之費他若讞獄平賦鋤強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罷無遺弘治癸亥兩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公疏耳目之玩不可勞民泌陽知縣馮憲忤宗藩已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逮赴詔獄公疏令如反汗殊戾舊法

孝廟皆納其言而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勸民視公如父母然鎮守中官劉瑯與公水火瑯剝民自殖公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認牒者公據法配之荒裔瑯嘗跪請于公曰瑯不能公之廉公盍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耶公心知瑯必害已

亦不為動鄉日夜陰啚中公大臣之子有怙勢橫于
其鄉者公亦裁以法於是鄉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
遂調公往補盖大臣而不欲公之久於汴也公去汴
汴人遮道攀留呼天而號曰何為奪我公而他畀也
至陝經畧武備拊循士卒取貴臣所私役復之舊伍
他省有輸粟助邉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若邉哉聞儆
警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
避緣是項領為風寒所襲而病遂乞休詔不允乃召
還京去陝陝人攀號如去汴之日道彰德守以銅爵
硯贈公亦非納寓館陶堅卧不起累以疏辭時

孝廟方命侍郎何公鑑稽數荊襄流民而鄖陽其淵藪也乃改公提督撫治公至以文告諭之願為編氓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餽遣之籍管内所得逋逃盖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為撫民急務乃興建學舍擇秀民聚講其中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習丕變應試者倍于疇昔武當在境内先是國家諸祈禱皆民出公曰山有香錢鉅萬典守者輒私之是不可取為享神之用耶令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於民矣鄖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之精密者正德丁卯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過安陸謁

恭穆獻皇帝錫宴有厚賞焉公辭不受帝益賢之比至留都值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一覽形勝公謂法不可擅登乃止己巳陞南京禮部尚書時逆瑾專政陞者多以賄謝公方坐崇藩之累罰輸邊米數百石囊如懸罄蓋不能辦而心亦鄙之瑾以公不附已未數月矯旨令致仕歸歸則故居已燬幾無以為生公處之裕如也庚午瑾敗復用薦起為南京工部尚書務釐宿弊不欲以浮冗多耗民財先是諸營繕給領料價率匠頭專之蒞部事者或與為市故群匠無所得而工不可速完公乃令匠頭及群匠同領而均

分之稱便如一口出歲省冗費常數萬金癸酉冬改
南京刑部尚書諸司獄必親鞫訊當奏讞者極詳
慎人無冤稱甲戌夏考最遂改南京吏部尚書留都
務簡公表以廉靜諸司翕然明年春
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衆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
者止坐微罪不忍以泰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
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蘄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
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
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自是年至于丁丑凡
八上疏乞歸皆不允戊寅疏脩政弭災戒逸畋抑權
貴

諸事以年及遂停俸懇辭

上閔劳公將允所請俾乘傳歸賜勅若曰卿效劳有年操持清慎朕方倚卿為留都諸縉紳楷範而乃浩然有歸志𨚫其命有司給廩粟月二石與隸歲三人以示朕優禮老臣之意公歸以晚年餘俸創屋數楹摘勅中兩全二字以名之里居自守益嚴於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有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

上賜我輿隸將何為而又須有司別給耶其一介不苟取如此公居家孝友居喪斬之喪苫塊枕側不肉

食者三年鄉人以為難事繼母王大夫人如其所生
與兄養正猶及興母弟悅吉敎吉慶怡怡如也平居
待親族遇僚友巽言恭色和粹可親然志於潔己莅
政臨民必愼法守人不敢干以私遇所不可雖骨肉
之親未嘗苟狥歷官五十餘年所至為清白吏而能
以儉養之一切世味淡然不入其心化行閨門其配
張夫人子曉暎瞕皆不敢違公之敎其卒也士大夫
惜之
朝廷嘉公之賢贈其官為太子太保予之謚為清簡
可謂存順而沒寧無復遺憾矣宋為公館甥旻知愛

比歲赴召徙告公別公時病足已覺少衰然語及國
事猶拳拳憫俗憂世無異疇昔且謂宏曰子遭遇
聖主千載一時當益勵忠貞以圖報塞在易泰九二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相道也予其圖之宏每愧
不能副公之教公既捐館舍則發揮潛德以圖其不
朽宏責也乃述其平生行實之大者如右庶異日史
家有所考信而增汗簡之重云爾公所自著則有水
槃稿及奏議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昔伊尹志於堯舜君民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
稱之謂非其道義其一介不以取與諸人則取與之

閑於士行大矣世有務為闊略以便其私者類以誕於守己為小應曲謹亦獨何哉冰蘗翁自筮仕至於掛冠恪守清白始終一節士大夫皆信服而譽重之以清簡易其名蓋非過也吳司徒愚之為予言在河南時待翁同年嘗以繪一箑為餽亦牢拒之其細行必矜如此他可知矣翁在蜀時從弟有入其境者撒有司械送歸鄉在浙時長壻特來候翁鑰門累日竟不容一見而去談者或議翁過矯矯近猾猾聖人之所與也不然則務為闊畧者能諧世以取容顧不賢於應謹者哉

行實

先君封翰林修撰承務郎五峯先生行實

先君諱璠字叔玉姓費氏家鉛山仁義鄉之橫林曾祖諱廣誠妣王氏徐氏祖諱榮祖妣曹氏張氏考諱應麒贈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妣周氏封太宜人奉訓府君五子諱珣字伯玉號敏菴景泰癸酉鄉貢士諱瑄字仲玉號復菴成化乙未進士歷任貴州布政司右參議於先君為兄諱瑺字季玉入貲助荒政授義官諱瑞字幼玉號雪峯成化癸卯鄉貢士則先君弟也奉訓府君才性邁豪襟度曠達嘗自恨早孤失

學旣有子力教之敏菴穎悟甚得其意年二十遂領
鄉薦先君質類之復令業舉子年十五六能屬文矣
會敏菴即世府君亦棄養少叅公謂先君曰吾父兄
之志期以詩書大吾門不幸相繼淪喪成其志者吾
與汝之責也吾質雖不汝逮業已游庠校不可中廢
擔卒所業以瞑吾父九泉之目然老母在堂寡嫂在
室弟妹在襁褓在中閨吾內顧之憂繫至於米鹽之
務類妨功奪志非汝棄所學以為吾佐不可也語未
畢淚數行下先君亦淚數行下敬對曰敢不惟吾兄
之教是聽少叅公旣免喪遂應限年之貢北游太學

茬麻之目十八九凡小大之事先君以身任之孙乃得專意仕進迄于宦成雪峯先生相繼領薦舉成奉訓府君之志奉訓君平生慶其同產弟篤甚餘貲悉以付之其本也橐無私畜先君初主家務幾不能自給所以內支百費外應諸役捋茶蓄租備嘗艱苦其後貲產漸致充裕視府君歿時至數倍焉方府君之歿家難孔棘而外侮乘之先君年甫冠隨事禦遏未嘗蹉跌歎孤弱寡者知計不可用乃更屈服先君天性孝友奉訓府君屬纊時適外出未及聞治命終身以為痛語及輒淚出盈睫遇家慶追慕府君則泣而

歎曰此吾父之遺恨惜其不及見也事太宜人聲容承歡必適其意太宜人多病窮鄉醫藥不便因自習湯液療治剂以備之逮事繼祖母張孺人晨夜叩寢閣問必手捫其肌體寒煖溫存再三得命而後退張謂人曰諸孫來問安者立床前類辟支佛一呼而退殊無真情惟第五孫乃真愛我蓋先君行也曾祖妣王孺人墓為盜所發遺骸散暴瀧莽中諸孫往者皆畏莫敢迫視先君一一手掇納諸故櫬焉長嫂張孺人[illegible][illegible]然長綜內政賴焉先君率先妣叅安令事之恭甚過其[illegible][illegible]辟下低首屏氣無幾微見辭色

必待其閑寂乃敢退休事少參公及待二弟極其友愛聚坐談笑日以為常非有故未嘗室處錢帛銖寸不入私房先妣有嫁田歲入租數十石捐之以給衆費家事惟少參公之命未嘗避勞近五十覺觔力不逮始委之季玉君而猶總其大綱焉雪峯先生未娶時遊學自遠歸病痢危甚先君特入臥內晝夜扶持至親滌褻器祭所下不以為穢先生性敏累試不利時其惰而榮之嘗聚族別戚燕杯相屬不已先君怒其廢業奪其杯擲之先生益奮勵是秋遂領薦宏亦濫與焉先生顧謂宏曰汝學豈遽能至是是天所

汝報汝父之孝友也弘治戊申先生在太學感病歸先君犯暑往迎之相失於維陽水步間逐舟訪之或報已過鎮江矣亟渡而南則知以病革實留瓜步也會日暮風甚惡帆不可比張舟人請少待先君曰吾弟忍死我待天乎其諒我也亟麾之北渡暨見則將絶矣獲執手訣語數刻人以為幸其將絶也先君呼曰吾弟有少妻弱息在獨無言乎瞪目答曰吾何言有吾兄在吾無慮也先君聞念其言即為之於邑所以撫教其孤寯視諸從子有加即農圃細故必問曰寯知之乎毋後時也嘗夜有盜過家衆已寢熟先君

聞變亟扣篤臥所携篤出走既出篤猶未寤其顧鄭
群從子頻思意備至疾痛必飭視雖中夜聞呻吟轂
披衣而起寢不能安盖總家政四十年内外輯睦如
一日晚年復與少参公定着家規一編垂之後裔其
類凡七曰同居曰均財曰奉先曰訓後曰惇禮曰守
法曰尚義皆舊所常行宜於人情而可久者云與先
妣相敬如賓閨門之内無媟容無戲語生子十餘其
存者宏及仲完而已雖甚鍾愛而教之最嚴自能言
即誘以遠大既就日有常課篆務之隙必即塾考其
所業尤謹禮教言詞動止少涉輕肆必呵責之遇事

僉臬奉訓府君之言行以為訓宏既領鄉薦試禮闈
不第留太學卒所業以故大司成瓊臺丘公補菴實
公為依歸學漸有進寓書勉之曰汝勿念父母但勉
成大器孝之至也又以詩戒有百倍工夫宜自勵一
毫私欲勿相閑之句已而忝登甲科備員詞林聞間
與朋儕奕戲也則又以詩戒有翰林事業多如許博
奕何勞枉用心之句凡書至官下自謹疾愛身之外
拳拳焉惟修飭行檢是先且曰吾見士太夫忽畧小
節而能令終者鮮矣汝宜刻于心先考處同姓少長
皆無違禮叔父應麟甫始分異時情少乖卒體奉訓

府君愛弟之意過患難必為盡力應酬俯不時至邑令欲加笞掠則以身翼蔽請代今義而釋之事類此者非一由是親睦如初先考嚴厲有威音吐洪暢賦性剛直臨事明決鄰族爭訟不能直者輒來能決一言之下是非瞭然里中小民有所恃而能自立欲為不義者惟恐先君知之然深嫉武斷貪求之俗或致覬覦必叱而出之曰吾欲吐汝氣耳豈望報乎今四川憲副寧波張公仲明尹鉛山時往往以訟牒付先君俾平其曲直謂訟者曰清里正不汝枉也其存心一主於仁厚鄰翁田叟相見時委曲假借未嘗加以

富貴老不能存消收而養之以病告者畀之藥無倦意初鄉俗貸穀息廿十五先君獨如律息十三貧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權量之制與公家同鄉閭依以為信得價金棄不復用曰吾為人所欺可以欺人乎歲大侵穀價騰踊富家閉廩邀直先君戒家人減價糶之曰幸災射利仁者不為也商舟載筭脯覆於潭漁者攘而售之家人利其賤竊買以供具先君知之則數月不筭食用以芼羹臛亦擇而棄之自負智畧足效一官在田里間熟知民所疾苦政有不便為之心惻藩臬郡縣諸公禮於其廬者必懇懇告之虛懷盡

下者多見釆納焉然廉介有守非公事不輕入城府自少叅公貴任以來親故或徇勢為請寄先君曰吾已戒從者持束藁於門矣能食此者乃能為汝忍恥以私干人吾不能也太宜人姊子婁甚有所干先考拒如前其人□於太宜人曰業已授其金買以為衣食費矣將柰何先考懼傷太宜人意曰是無難也寧為汝償其金即如數償其金而謙遣之宏既貴深以盈滿為懼復作箴以自警有毫末之汚終身可恥况之神明豈可欺蔽之語焉性不喜飲亦不以酒强人又嘗闢上饒二齋斐先生諸家人上九爻義深與意

合處家以嚴不邇聲色房無媵侍嘗自嘆曰吾聞昔
人有三不惑吾其庶乎年四十有六已受修撰之封
處之泊然不見其少有驕態非歲時宴會未嘗御綺
紈州族鄉鄰莫能瑕疵一言先君天分穎敏於陰陽
方技刑法諸家者流以其切於俗用也皆通習之初
葬奉訓府君筮宅未審謀遷諸吉壤乃研窮地理之
術少參公所購葬經有理致者往往手自抄集默誦
潛思契其肯綮後得吉於縣東金相之原太宜人歸
窆時乃啟而合之啟故窟見柩已腐盡悲悼久之嘗
謂地理家葬心之說與程朱所論合仁人孝子苟愛

其先者必不忍置其骸骴於水蟻沙礫之中故繼祖
母張孺人之葬於青山敏菴及張孺人之塋于石壠
少參公及雪峯先生之塋于吳磬皆山水佳勝處而
其冒風露披荆棘盡心力以訪求之蓋亦勤矣先師補
菴公之捐館也親往吊祭且挾塋師偕行畫卜其宅
兆曰吾兒有成公賜也吾何以為報手足之日子齋
方卧病及歸已卒雖痛甚未嘗以此為悔學士南昌
張東白先生以先君好青烏之學且所居南有五峯
山之為五峯先生先君因以自號云先君自弱冠理
家精幹勤勵所務[illegible]自必出行田園墾闢修築惟其[illegible]

亦以勞悴旣受封猶然宏欲迎就斗升之祿庶其
少息而先妣以女弟未行弗許戊午之春復申前請
始欣然可之其冬裝已辦矣不幸先妣棄養而弗果
行宏守制歸泰先君私計服闋時扶持北上烏烏之
情倘可少遂詎意罪逆深重罹玆酷罰而先考以先
妣卒之又明年益冬遽然而逝罔極之恩未能少報
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先是歲丁未先君闢邑之白水
鄉有山曰天柱最秀樸被往觀夜宿于城邸夢人告
山中有夫妻相會穴心異之厥明至天柱果於其南
又得高巘曰楊梅尖實與天柱對峙而爭雄也自是

毋登而樂之顧瞻徙倚移日不忍去先卒之十日率宏完奉先妣之柩往葬焉而窆期尚遠乃歸歸未數刻頭岑岑痛不止遂卒蓋庚申十月三日也距所生正統壬戌六月十一日僅享年五十有九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先妣余氏同邑望族處士子徽之女有賢行詳具西涯李公所為銘子男三長即不肖次完習舉業以瞽早卒女二人適廣信府學生上饒盧溪公瑞次許故知寧羌州弋陽張簡子錦孫男若干人長其五歲卒次懋仁次懋賢孫女三人長許適[illegible]吳顯今侍講學士儼之子也餘尚幼初先君年四十

一嘗病疫于姑蘇幾不救里中老稚憂之相率祈
于社者數百人且日至門候問安否聞其間也則轉
相告曰我公庶幾無慮矣愈之日復相率賽神呼笑
以為樂後十年病疽症尤急醫告技絕矣衆憂而禱
之如前已而竟愈人以為有相之者至是暴卒莫不
駭愕來吊者哀之如所生邑里有老成凋謝之歎宏
以辛酉八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天柱山之陽從先
考之所樂也痛惟先君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處家居
鄉迥絶流俗惜也早罹孤煢終于韋布志節才猷百
不一見不肖兄弟復屬劣寡昧弗克顯揚幸而苟生

實藉其幽光庇我後嗣用敢歙泣瀝血直述事行將丐大君子為幽堂之銘墓道之表以垂諸不朽而荒迷惏塞弗能成章伏惟執事文行高古望重一時敢乞矜念存歿代為次叙無作者有所考信不勝哀懇之至

先母贈夫人余氏行畧

先母姓余氏宋叅知政事上饒郡開國伯諱堯弼之裔也後以族屬蕃衍自上饒徙鉛山之西溪先外祖允微處士能以勤儉致富而尤好尚禮義繼娶周氏有賢行是生先母先母生而慧淑不煩姆教父母器

仁爲擇所宜歸時先祖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府
君方欲以詩禮振起門戶其於先伯鄉貢進士敏菴
參議復菴先生受室也皆慎其選及聞先母賢遂為
先考聘焉先母年十八歸先考盖先祖及敏菴先生
先是已即世矣先祖母夫人周氏以先祖之志命先
伯參議公專務學業家政總理悉付先考至凡闈闥
米鹽之務則屬之先伯母貞節孺人及先母焉先母
上奉周夫人時其寒燠飢飽敬進所欲晨昏必叩榻
問起居有小恙則駭汗終夕疾已始復周夫人曰是
能孝我每舉爲姻黨告張孺人性嚴毅内治軒然先

母能曲意將順居常覥其頻笑以為憂喜於是張孺人之教克行于家顧先母懽甚蓋忘其為寡居也鄉俗富者嫁女或割田以資奩具所入之租夫之父母兄弟皆不問其出納先母之嫁也有腴田數十畝謂先考曰吾家方敦尚孝義吾豈可私所有哉遂捐其租為公共費故妯娌相效無私蓄焉先考有弟妹各一人當先祖歿時皆穉弱而先祖母多病倦勤所以撫助嫁娶亦惟張孺人及先母是賴先伯叅議公嘗語宏曰吾門之興爾祖之志吾兄弟成之而實張孺人與爾母內助之力也先母性勤儉慈仁畢歲蚕織所

於下遊僕妾時祭節享滌器治具不以委人雖饋賓
戚務致豐潔下至僕隸盤飧亦手自飭飽意乃慊然
每嚮晦必命徙薪儲水而後即安牢豕塒雞一一經
慮家人畢就寢獨先母室中尚繼燭縫紉刀尺鏗然
有聲其自奉甚薄服飾飲啖不厭粗糲於取人之財
惟恐其多而賙給孫嫠貧乏遇所有未嘗靳惜疏宗
遠屬多感其惠生賤弟兄十餘人其存者宏及仲完
而已雖甚慈愛之然長而就傅贄先考督教甚嚴宏
領成化癸卯鄉薦卒業太學者三年不以離憂介懷
丁未宏忝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後一月恭遇恩　部推

封先考如宋宦而先母為安人宗戚女婦莫不助喜而先母自處如平時不見其有矜喜之色皆竊語曰余安人不類其官母也先考性亢直待人不善委曲先母每因事規之或以非義相干有所餽遺者先母謂先考曰吾寧貧不顧苟得然有急而周亦人情之常宜溫辭遣之庶不招怨詈也先母稟氣素弱而又劳于家務宋益仕後累有迎養之請先母曰吾入費氏門三十餘年與諸姒娣分職服務甘苦必同劳逸必均故衆志安定家法乃立今以吾既貴遽為自逸人其謂我何妯娌强之不聽盖時已感瘠矣自後每

勞瘁必作少間則又給事不輟其天性勤儉固然也

弘治戊午秋宏念遺養日久復申前請先毋始欣然許之北上有期不幸以其年冬十二月三日卒距其生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享年僅五十有六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子男三人長即宏次完縣學生次崙生十歲卒女二人長適國子生上瀘余瑞次適弋陽縣學生張錦孫男若干人長乾孫六歲而卒次樾仁樾賢樾義樾禮樾良樾智女孫長適宜興吴驥翰林編脩南京禮部侍郎克温子也餘尚幼哀哉先毋以辛酉年正月十二日葬于揚擲尖之隴少師西涯公既辱

賜之銘矣宏荷遺德覆育自服闋還朝屢進官階三受誥命先考由脩撰累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先母由安人累贈恭人淑人夫人榮養弗逮痛悼罙深首相樹碑以侈上恩是用衘哀瀝血仰干執事賜之雄文表於墓上庶先母所以劬躬謙後者有所托而寓諸不朽矜而許之存歿之感寧有既耶不肖哀子宏不勝哀懇之至

先伯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

先生諱瑄字仲玉別號復菴姓費世居鉛山仁義鄉之横林遭元之亂譜諜不存自先生而上六世世未可考諱友常配余氏諱廣成配王氏徐氏諱榮祖配曹氏張氏諱應麒贈奉訓大夫兵部武選淸吏司員外郎配周氏加封太宜人者先生之高曾祖考妣也自榮祖而上三府君皆以勤儉立家有隱德至奉訓公始以官學教子子五人名珣者字伯玉號敏菴景泰癸酉鄉貢進士名璠者字叔玉以子宏貴封翰林脩撰名璵者字季玉以義民入貲賜冠服名瑞者字幼玉成化癸卯鄉貢進士而先生其仲也奉訓公憤

門早孤失學教子甚嚴而敏菴進銳成速甚稱公意至於大受遠到則屬望於先生以先生質雖愚鈍而性寛耐事不輕喜怒故也景泰辛未遣敏菴偕先生補邑庠弟子員癸酉之試敏菴領薦歸族人有置酒為賀者先生素善飲引滿無筭奉訓公顧謂之曰今日之會為汝兄非為汝也汝以縱飲沉醉能無慙乎先生對曰兒敢以酒荒業哉顧樂吾兄之成有所欽法可以酬大人之志耳於是奉訓公盡歡而罷又明年先生從敏菴如京師游冢宰康懿陳公之門初習禮至是改治書而來自京師還而敏菴即世奉訓公

亦棄養矣服除遂應恨平之貢升于太學既而循例
[illegible]敗故詔守將君欽今都憲鄭公齡講學不輟成
化乙酉領江西鄉薦累試禮部不利乙未始登進士
第觀政工部累奉使於外最後使蜀府營塋事兵民
之與役者皆曰於我有德及歸王所賜橐裝直數百
金固辭不受己亥冬還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往
督徐州之呂梁洪洪上流支渠洩水舊以東草閼之
水漲則蕩為浮梗以去會洪夫所具草束歲累至二
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勞於修築先生至
取州庫所儲草價募匠石調丁夫輦運洪堤石疊為

長堤二百六十五丈其廣七丈而高殺丈之三又於堤西築堤口二十餘丈以殺湍悍或疑堤太早者先生曰爲堤者取其無耗吾經流而已水有餘固宜縱之漫流其上也且凡高者必危而易覆况奔流怒湍與吾隄鬪乎吾慮之熟矣及隄成甚固奏減草束歲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又以洪東叢石獰惡廉利牽輓者出洑其間足不能息步乃畚瓦礫實其罅隙而外以石甃之計其長凡四百二十餘丈功未訖例當代還居民數百人詣督漕總兵官陳公銳巡按御史周浩皆言先生治洪有方功緒未就不可使去事

長貳請從民願役留先生三年於是東隄之險夫行者便之而東隄之東又築長衢七百九十丈以折牽輓之勢至放舟之廳集夫之厰積稟之場市易之集與凡祠廟解宇有關於洪事者必盡力焉初二洪居民私造舟以剥載者例輸所得米十分之一自先生至亦尤涸所輸稍多于時方事築隄之役乃取以為夫匠之廪辛丑壬寅歲侵民餒徐州碭山二學師生俸廪亦不繼先生以其米二千餘石助有司賑之乙巳春又以六百石給漕士之歸遲而粮絶者蓋剗除脩築舊歛十去八九然公私往来者但見

其役之興功之就而不知其勞與費所從出也其事見聞老西涯李公所為記丙午春代還遷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其秋九月貴州都勻苗盜竊發守臣以僭偽號啚不軌聞詔擇御史部屬各二一人往相撫勦孰便今宮保大司馬馬公孫先生老成可任遂陞本司員外郎奉勅以行時守臣已調近兵二萬結屯寨以俟矣先生與同事者親詣都勻清平察苗實無逆謀力主招撫之議守臣幾有所利輙出危語刼之同事者頗為所動先生曰君不念勅中慎之重之等語耶果欲用兵請若獨主之某不敢與焉況苗實不反

以兵加之仁者固如是乎又謂守臣曰諸公覬爵
為已利獨不思詶發無窮之害耶於是衆稍悟
酋出聽撫諭兵不果用六七年間貴州竟無苗
患事具載憲廟實錄丁未授恩詔歸省太宜人明年
為弘治戊申以太宜人憂守制歸服闋徜徉林泉有
終隱之意既數年所親相與强之乃復趨朝遂陞職
方清吏司郎中蓋甲寅歲也丙辰春陞貴州布政使
司右參議時已有歸志矣抵任分守安南道又為之
修學校葺橋梁不敢為苟且之政明年捧表入賀萬
壽節將至京師遂以病乞致仕歸又明年終於正寢

嘉靖戊午六月十二日也距所生宣德乙卯七月八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駱氏側室傅氏子男四人長寅早卒次憲為敏菴後次寧邑庠生次官女二人長適弋陽邑庠生方旦次許聘順天府大德興張公憲之子　孫男三人長懋中次懋和次未名女六人皆幼先生為人謹厚誠慤寡慾閑靜故在官必勉副委任多有成績讀書不務博洽好觀宋今自警編取其要語以自飭勵當代名臣言行可則法者得諸故老從往記憶不忘其教子弟亦常誦之居家孝友於族黨公之教自少至老恭以周於閒敬失除養太宜人

弟極愛敬於其姒張氏事之甚恭家事以付脩撰
公二弟不私蓄銖金粒粟俸入所贏悉與共之迨其
歸也裝無餘貲鏟妻子有怨言不以介意幼弟鄉貢
士之學口自講授期以遠大宏游大學時適先生在
呂梁每購經史遺之又書戒之曰古稱作史貴有才
學識吾謂凡為士皆然獨史乎哉吾於吾姪不患其
才識之後人而患其學之不博無以充其才與識也
歲辛亥聞宏得請告歸躬自迎至天津故內桐丘文
莊公聞而歎曰世人愛其兄弟之子能如是者鮮矣
嘗謂人家孝義衰而覆敗相尋者由分貲異產所以

戚不相及也乃取浦江鄭氏家規倣而行之平生輕財好施待人恩意浹洽處僚友允公以誠曰吾於施不敢薄而於報不厚望也故人無誠愚賢許皆自以為難及其卒也大夫士知者莫不惜之而呂梁父老奔走垂涕請于主事朱君伯韶顏肖像以奉祀云先生瘞于里之吳家山蓋卒之明年乙未正月二十四日也宏於群從中充為先生所鍾愛而恨哭不憑棺斂不臨窆徒抱無涯之悲而已爰敢述其行實之畧仰干執事先生俯賜一言垂諸簡冊庶幾先生之可自立者可以不朽矣伏惟不拒幸甚焉宏不[illegible]

哀慼之至

費處士行狀

處士諱良佐姓費氏世為鉛山仁義鄉人永樂間盜發宋時塜得埋銘云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居鉛山世為婚好疑自蜀徙者即漢大將軍禕之苗裔也諸費往往聚族以居有居橫林者有居泥塢者有居費墩者其譜諜失次數世以上莫詳其系而稱呼慶吊尚不絶處士蓋泥塢之族諱德芳諱思安諱九思娶張氏者處士之曽大父大父父母也處士為人孝友事父母能服劳幹蠱得其懽心年二十餘

二親繼沒執喪如禮弟三人曰良輔曰良佑曰良弼於是皆未冠處士撫而教之各底于成家中徼產不能數百金處士勤身啬用積銖累寸漸致饒裕所創田宅推及諸弟不以自私終公之身內外良賤將近數百同爨而食不忍異爨良輔早世遺孤傑甫三歲處士視之如子使有幹有室其先世嘗坐累謫戍處士慮家衆彼此規避遂成鬪訟乃與諸屬立約為期以次入伍而身先之次至傑會調發當之廣西勦苗孽處士握擘踊慟行道聞之莫不泝涕至於宗族姻戚待之皆有恩禮先大父贈奉訓大夫武選員外郎

府君於處士為父行也今貴州參議君則奉訓公之仲子於處士弟行也奉訓公見義必為為鄉邑豪傑以處士機警解事心甚喜之百尓區畫輒詢之處士處士亦以得所依為幸未嘗一日去左右正統末復脩經界之法鄉推奉訓公長其役履畝敷實無毫髮欺弊其籍記乇劳實處士任之奉訓公引退孤弱失學以教子讀書為先務而處士敎之亦惟恐在後子誠甫髫齔即在奉訓家塾授舉經小學諸書暨長遭補邑庠弟子員授業參議君之所處士歿後六年為成化辛卯誠領江西鄉薦今為順昌令處士殁於成

維丙戌拾月晦日距所生永樂甲午享年五十有三
配張氏弋陽名族女相處士有淑行奉舅姑能盡
栗之職凡有事賓祭率先諸娣不憚煩瑣縲絲緝集
沾及一家不特能衣其夫生永樂丙申後處士九年
卒年五十有九卒之年月日實成化甲午某月某日
也子五人長儀次即誠次某次某次廣儀某某皆能
繼勤儉之業廣亦治經知文墨女二人長適上饒王
叔璘幼適同邑葉鳳孫男若干人某某女若干人某
適某處士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葬其里吳嶺山先
瓏之左張孺人祔欲合處士狀以瑩域褊小不克容

別葬邑東天柱山下陽塢盖孺人之塋又十有六年誠始為令有祿以養而處士及孺人皆不能逮誠抱終天之恨無所控告飲食服御輒自貶損不敢安肆方且勤勵職任與僚賢譽以為親顯間嘗泣告于宏曰先人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誠養不逮親罪逆深重而墓上之石尚未有述又懼滋不仁之咎其何顏以與士齒乃授處士平生行實使爲之狀庶幾文章大家數崇孝之誼寵賜一言表諸墓道以為不朽之托焉謹狀

封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毛公行狀

公諱敏字子聰別號養浩姓毛氏東萊掖縣人也曾大父諱士原大父諱伯全父諱福英世以純德稱畢中母王氏有懿行公生而體貌脩整方頤廣額自幼疑重不為兒戲八歲入里塾親嚴師閉户誦習已有鉅人之志當是時天下士庶猶奉令兼讀誥律公執冊如對君父未嘗有懈容長老異之曰是兒大毛氏之門必矣年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家貧艱於得書從人借録點勘殆徧而其學不專口耳枝葉之末同游多推讓之景泰庚午領鄉薦試上春官不利天順丁

丑以毋老養親徙司唐山之訓三載丁毋憂甲申服闋復分教霍州成化庚寅謫考陞教故城所至條約嚴明隨材啓迪而尤以持心端已誠篤不欺為本屏去干謁修口不言利諸生有貧而不能婚葬者往往貲以助之故士類感舊多所成就若今少司馬馬公天祿故侍御李君汝弼皆及門士也應天甲午之試聘公同考方溽暑泡坐舟中防範甚密將命者欲有所私以公嚴正不敢進而止已亥謫考陞杭州府學教授杭為大獻大郡盖慎簡也而地當孔道雖儒校未能無迎送之勞既五年公頗厭之乃請老歸歸三年

為丙午李子維之試于鄉為首選明年遂登進士入翰林為史職弘治癸丑書最得勅封公檢討階徵仕郎今
天子嗣極維之用春宮講讀之勞由侍讀進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公進封亦如之蓋公自歸休餘二十年再受恩封备膺諸福既榮且壽世鮮其儷談者以為公初屯終泰豈於身而遲於子天之所以報善恒遲而不爽固如是也頃維之復荷優命之賜且將援詔例請[illegible]及公而公之訃奄至實[illegible]前一日蓋丙寅九月[illegible]日也距所生洪熙己巳

十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二前配趙氏繼劉氏累封宜人子男五長經趙所出次綸武清縣學訓導次縉次緬義官次紀維之其字也女一適監察院御史鄒東山皆劉出孫男十六棐槼榘檃蘂棨榮槼槃櫱槼棨欒業櫱集榘蘂皆郡庠生女八曾孫男一女三公為人質直謹厚孝友天至父喪時年方羈丱哀毀如成人送終之具竭貲營辦如禮事毋勤求志愜不知其力之匱二兄子孟子良雖異爨常資給之子良再失配其娶也費皆公出自奉節約而於賓祭必豊乎居端坐終日默然及接人溫厚和易言論娓娓聽

者無不意滿年甫六十居林下與姻朋齒德相類者七八人月必再會會必罄懽而罷所談率依道義雖終日無一褻語性嗜學迄老手不釋卷嘗語諸子曰吾無以遺汝輩汝輩惟力墾經畬庶幾有獲故諸子皆知自勵而大發於維之文行器業蔚為時望嗚呼公可以無恨矣維之守制歸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郡城西北北流之原因屬宏狀公之行將請於文章鉅公作為表誌以為公不朽圖宏蕪陋奚能為役顧維之先是嘗再得省公詞林諸君子皆有言以狀頌禱之意而宏以疾病弗從恨未得掛名其末今

屑於誼安忍辭遂為敘述如以俟採擇云

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靳

公行述

公諱瑜字廷璧姓靳氏其先為廬州人宋季避亂家丹徒曾大父諱實妣宜人大父諱誠妣姜氏父諱榮寛厚好義妣吳氏相之以嚴家法稱于鄉里子三人公其季也幼習詩游鎮江府學既屢試不利以貢為南京國子生天順壬午授溫州府經歷溫有盤石金鄉諸衛兵與民錯居且多山依海伏之盜時時竊發為應叢劇郡也公雖處幕下持身任職特不群太

特叢田周公賢之凡戢奸興利之事多以見委或先他官而不能辦者舉屬之公公益感奮自效嘗所識陳千户者欲妾民所聘女而訟于郡付公聽斷公以理諷止之陳弗竊更以賄千公張其賄証遂辦女歸聘家郡之平定倉薛其稅入[illegible]有賂吏胥無所忌並緣為奸至公賂不行宿弊乃[illegible]公[illegible]者貌不甚揚人初易之及是能聲藉甚周太守禮之加厚燕居相見至稍之為先生或以事出則章偏公署公亦慨然盡力不以操嫌瑞安平陽界上有地岸海同沙園素苦潮溢民力耕不足以供額賦公為築石堤成而田

公甚遂以公姓名塘曰靳公塘云民有識堂山
恃險遠數抵法官司捕不獲將坐以叛公曰嵎止叱奎
身若叛則其家皆坐矣吾不忍禍及無辜親至其所
居曉以利害堂感悟乃就逮其家竟得不坐海盜張
亞虎等横不可制公畫計擒其魁寘于法支黨潰遁
海道以寧公持法甚嚴而所存仁恕凡訊獄務情之
得多所平反尤當意窮民每行縣必先存問孤老或
捐已廩以賑之溫嘗缺判郡人請于吏部乞補公公
適在京師或謂少事閑即則其事濟矣公不為動盖
居溫八年久而民益愛之 繼周公者邵公某也特公

如周公及范太守至禮敎[illegible]去時成化
壬辰歲也自是家居十餘年溫人道頗江者必來問
安否其縉紳士大夫與其家往還如親戚至於今不
衰公為人孝友公歿居喪以孝聞比仕毋已老不能
就養每得美衣珍味輒寓歸以獻伯兄老無子事之
甚謹與人交襟袍夷坦不為崖岸公有[illegible]縣周之年踰
五十猶未有子在溫時其配太恭人范氏伺公出陰
為置妾公聞而止之曰汝嘗孕而不育天也吾且老
安可復累人之女欲以[illegible]嗣哉無何生子貴而[illegible]
之年已四十有七矣人以為[illegible]之報公得子雖[illegible]

亦不以慈廢教童子為擇所事遣游故憲副丁君玉
夫之門丁君在親黨中行卑年少時尚未有名公獨
器異之禮之甚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公之卒為成化
壬寅正月五日距所生永樂辛卯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壽七十有二屬纊時戒其子不得效世俗以飯僧
薦福為孝又以立身揚名勉之公卒既八年為弘治
己酉貴舉應天居首選明年進士及第入為翰林編
脩滿考蒙恩贈公官如子階文林郎今
上在春宮時貴由編脩兼校書尋充講讀官瑱以潛
邸舊學之勞由諭德進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侍

讀表錄冊

聖母尊號覃恩加贈公官階亦如之范氏樂易樸厚
慈仁喜施事姑以孝稱公既沒每以公志勵其子年
七十有三而少卿始登進士居京邸享其榮者十有
七年再封至太恭人年幾九十而卒耆年盛福世鮮
其儷子男一即少卿也學行醇修所至未可量女一
適士人丁元祐孫男一人曰恆孫女二人長適禮部
侍郎補菴費公之子玄次尚幼初公權葬焦石山之
麓惟茲太恭人之喪
上特遣官諭祭且命有司營[illegible]與數也少卿將

啚告攘啓公柩而合窆焉且將徼賜於立言之大君
子發其幽潛以爲不朽計乃述公平生履歷以狀属
宏於誼不可辭也謹叙次如右以俻採擇謹狀

[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公摘稿卷之十六終